

JS
当代纪实文库

银鸽 双云 编

三十八年相思泪



银鸽

双云编

三十八年相思泪

作家出版社



三十八年相思酒

编者：银 鸽 双 云

责任编辑：刘 方

责任校对：李超英 罗静文

装帧设计：程 心 斯 众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21千

印张：7

插页：4

版次：1989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47-0/I·246

定价：2.8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当梦想成为现实的时候

——代序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徒从世界的各个地方涌向他们宗教的发源地——麦加。他们中许多人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到麦加朝圣，为此他们可以花费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从遥远的国度向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虔诚地奔去。

当二十世纪快要进入她最后一个十年的时候，在东方，同样也出现了这样一股巨大的人流。数以万计的人们，从台湾这个举世瞩目的小岛出发，绕道香港或东京，向着与他们一水相隔的大陆涌去。同样地迫切、同样地虔诚；所不同的是催动他们的并非宗教的渴望，而是亲情的召唤，他们的目的地有久别的父老乡亲，那里是他们生长的故乡。

探亲——一个理直气壮响亮的词，在将近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却只能是被一水阻隔在两岸的千百万人挥之不去的梦想。政治原因所造成的亲人的

离散和国家的不得统一，已经不能被视为仅仅是个人、家庭的不幸，而不容置疑地成为了全民族的悲剧。如果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而今依然生机勃勃的民族，其生命力和凝聚力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和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存的人民对于亲人故土不可分离的感情也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亲人团聚的强烈愿望，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苦痛，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于右任先生“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的绝望心情；就可以理解老兵何文德身着写着“想家！”鲜红大字的衬衫，肃立在台北街头的悲愤心情。时空的阻隔并不能切断海峡两岸亲人渴望团聚的愿望。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科技的发展使得地球正在变小，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地球村”的概念时，中国却被中国人自己隔绝了这么久：一百多公里宽的台湾海峡，从彼岸走到此岸，竟然走了足足三十八年，而人类登上月球也不过只用了十七年时间。漫长地期待使得相聚具有了更深长的意义，无怪乎当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开始他们被称为“世纪之旅”的大陆之行时，在首都机场听到迎接他们的新闻界东道主所说的“我们等你们这些客人，已经等了三十八年”而深有感慨。

正如巴桐先生在《中国大团圆前奏曲》中所说的：终于，在八十年代末，骨肉情汇成了汹涌的探亲潮，冲决了政治隔离的堤坝，漫过海峡，涌向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

大门打开了，道路畅通了，他们从不同于大陆的另一个天地走来了，踏上了故乡故土。绵绵无尽的思念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由此而延续下去的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却并非个个皆大欢喜。面对亲人的故去、妻子的改嫁以及其它种种，这些把怀乡之情建筑于自己的魂梦中，思念了几近四十年的游子，未曾想到梦境成真所需面对的景况。历史所造成的创痛是无法弥补的，开放所带给他们的或许更是更深切的痛苦。我们无法想像希望的破灭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这里收录的几篇报告文学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前前后后的过程，既披露了艰难的决策，也记述了一个个小人物在这个举世注目的大潮中的命运。对于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来说，这里记录的是我们历史上庄严而沉重的一页。

打开的大门是很难再关上了。尽管是有限度地开放大陆探亲，尽管允许到台探病奔丧的还是极少数的大陆人，但潮流终究是无法遏止了。亲人团聚、重谒故土，有形的阻隔正在被突破，但三十八年的隔阂是很难在一个早晨消除掉的。几十年的梦想成

为现实，而现实绝不可能像梦一样美好。亲人团聚的激情和冲动究竟可以维持多久？长期的离散所带来的后遗症如何解决？不同的政治观念、社会意识、生活观念是否会使“陌生的隔阂”成为“了解的隔阂”？

今天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开放是正在进行的了，我们所要想的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尚 寅

1988年12月3日

內 容 提 要

经历了近四十年漫长的期待，台湾终于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海峡两岸从炮战烽火到潮平浪阔，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实行“三通”到蒋经国的“民主宪政”和解严开禁的种种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记录了两岸从地下到公开的频繁交往，特别详细记述了在探亲潮中回归故里的游子们的悲欢离合。

当代纪实文库

(以发稿先后为序)

性病的复活

二十四人的性爱世界

三十八年相思泪

夕阳下的骚动

涉外婚姻在爆炸

绿色罗曼

旅游万花筒

留洋众生相

商旅生涯不是梦

AAA51/02

目 录

当梦想成为现实的时候 (代序)肖 霄 (1)

中国大团圆前奏曲 (香港) 巴 桐 (1)

台湾老兵归去来屠 新 (47)

探亲流: 1988傅宁军 (98)

地老天荒里 遥 (131)

太阳与月亮的对话

——台湾海峡纪行鲁 娃 郭剑一 (157)

中国大团圆前奏曲

(香港)巴 桐

三十八年前，中华大地发生大裂变，大陆易帜，政权更替，两岸被两个对立的政权分据。

从此，一苇可航、朝发夕至的台湾海峡，成为阻割中华血脉的一柄利刃。

两岸骨肉分离，亲情隔绝，多少高堂明镜悲白发，多少妻子长年守空帏，多少儿女不知父生死，多少异乡客夜夜梦神州……

人类的至亲至爱，莫过于人伦之情，人间最锥心的悲苦，莫过于骨肉别离！

三十八年呵，台湾海峡溢满了离别的苦水，思念的眼泪！

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承受了这么长久的分裂之苦？

终于，在八十年代末，骨肉情汇成了汹涌的探亲潮，冲决了政治隔离的堤坝，漫过海峡，涌向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

多灾多难的人民以其无比强大的凝聚力，维系了中华民族的万劫不堕，粘合了政治对立造成的巨大裂痕！

国、共两党六十多年来的联合与抗争，恩恩怨怨，虽一时难以平息，但民众血脉一体的眷眷之情，每难割断。海峡两岸近四十载的阻隔，从炮战烽火到潮平浪阔，发展至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和实行“三通”，蒋经国的“民主宪政”和解严开禁，中华大地终于呈现出转机。

抢滩：《自立晚报》记者揭端

海峡两岸民众公开的直接交往，由台湾《自立晚报》两名记者首揭其端。

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僵硬的“三不政策”的台湾执政国民党，踏入一九八七年下半年，对大陆政策出现重大的突破：从七月十五日宣布解除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戒严令后，随之解除台湾民众赴港澳旅游的限制，并传出当局可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台湾一片开放声中，原本销数平平，但以敢于发言著称的《自立晚报》，派

记者李永得、徐璐赴大陆采访，在变数剧繁的台湾社会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自立晚报》何以敢开新闻风气之先拔得头筹？它给国民党决策层带来怎样的震撼？仔细探究这件国际新闻的台前幕后，不难发现其不同寻常之处。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一出将载入海峡两岸新闻史册的戏，是由李永得、徐璐两人所做，曝光的只有他们两人，他们一夜成名，成了记者明星。而对于起决定作用的《自立晚报》本身，却知之甚少。

实际上，整个计划的决策者是该报社长吴丰山，执行者是总编辑陈国祥。他们以其新闻从业者敏锐的政治嗅觉，敢为天下先，其原因，一是出于应付将来开放报禁以后报纸的生存竞争；二是对形势的判断形成了自己的主见。于是破釜沉舟，以其锐气给《自立晚报》带来一个崭新面目。

一九八七年的七、八月间，随着岛内政治气氛的活跃，新闻界都不惜投下重金收罗人才，扩充设备，试图在开放报禁之前，稳住自己的阵脚以立足于竞争之林。而几十年来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岛内新闻界对大陆的报道却一片空白，形成了新闻的盲点，任由当局文宣部门输送歪曲的大陆新闻。这种情况在解禁声中如枯木逢春，在当局传出将开放大陆探亲的讯号后，触角灵敏的新闻界无不蠢蠢欲动。

当时，多家报纸已把计划派记者赴大陆采访，

列入专业业务最高机密，彼此心照不宣。执台湾报业牛耳的《联合》、《中时》两大报系，早就收集各种大陆资料，一旦条件成熟即成行，只是因两报老板均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不敢贸然行动。

正值各路人马都在观望等待时机之际，《自立晚报》断然决定先斩后奏抢头筹。九月十一日，派李永得、徐璐悄悄赴日本，翌日立即宣布该报已派记者赴大陆进行民间采访。由于事前保密做得十分到家，消息一披露，连社内其它记者都大为诧异，主管当局更大吃一惊。部分早已调兵遣将，筹划一旦宣布开放探亲即率先进入大陆的报社，无不痛失良机。对于报业竞争中《自立晚报》“抢滩”的犯规动作，眼红之余，大表不满，甚至公开要求当局严加惩处。

而《自立晚报》则乘胜进击。眼见岛内民间舆论一片叫好，该报利用自己版面大加渲染。一时间使它在海内外的知名度骤升，订户急增。

台湾新闻当局施加压力要该报召回记者，该报表示拒绝；次日，该报出现了“不会召回两名记者，宁愿受罚突破禁令”的醒目标题，把事情摆明，社长吴丰山答记者问时从容地说：“至多两年内不得再出境吧，这些结果我们早已估计在内了。”

吴丰山居然敢于抗命，香港一家杂志说：吴的胆子是蒋经国给的。

有人说，《自立晚报》敢为天下先，其胆子也是邓小平给的。

两岸的改革、开放，给了《自立晚报》“抢滩”的可能。否则即使出得了台湾滩头，也靠不了大陆码头。

九月十三日上午，当台湾《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在台北宣布派遣李永得、徐璘两记者去大陆采访时，人们还不大相信。实际上，吴氏已获悉两记者得到了中共驻日使馆给予的旅行签证的电讯，才敢向外界透露此事。

当然，两记者得到这两张突破卅八年隔绝的旅行签证，也有一番直叩中南海之门的“空战”秘话。当两位记者去座落在东京港区麻布中共驻日大使馆领事部申请赴大陆旅行签证时，中共大使馆官员对这“三通”之外的“记者通”一时吃不准，不敢贸然决定。经过十七次东京——北京的电波传话，中共大使馆负责人才收到中共外交部“OK”的指令。

在这紧张的“空战”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值班书记一方面召集有关各方面负责人开碰头会，部署“接待”工作，另一方面立刻向赵紫阳、邓小平请示。在他们举棋不定之际，邓小平夜半传令说：“好嘛，我们欢迎！”这样，台湾两记者的历史性大陆之行才宣告实现。

当李、徐二人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凌晨一时出现在北京国际机场时，北京乃至世界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这两位台湾来客所带来的震撼。

李、徐二人在大陆，不论走到哪里，只要他们

的身影一出现，就会“呼啦”围上一大群人，人们向他们投射好奇的目光。他们简直成了ET外星人，仿佛来自冥冥宇宙的另一颗星球；台北人和北京人的第一次握手，简直是“第四类接触”。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竟然被同胞当作“异类”围观，这滋味不好受。三十八年，政治阻隔造成的疏离太大、太深，以至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之间形成了一堵难以穿透的历史厚壁。狭窄的台湾海峡，从彼岸走到此岸，竟然用了足足三十八年时间，而人类登上月球也不过用了十七年时间——这是历史的悲剧！

现在，台湾《自立晚报》两记者大陆之行已经结束，他们对大陆总的观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大陆比想像中好，但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台湾。重要的是，历史的厚壁已经穿了一个窟窿，中国大团圆的曙光已经照射进来了。随着李、徐二人“探路者”的脚步，背后响起了跨过海峡如雷轰鸣的跫音，掀起澎湃的探亲潮。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充分体现在探亲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出现像中国人这样洪流般的探亲人潮，逢年过节，百万人返乡探亲，中国大陆的每个海关无不人潮涌涌，万头攒动。百万探亲大军，几乎等于欧洲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安道尔四国人口的总和。一次探亲潮，即如四国人口空城而出，来一次大迁徙。

现在，在探亲的洪流中又加入了台湾这股人流。

开放：两岸响起时代变奏

一九八七年，对于两岸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

一九八七年，中国大陆承受了时代前进中的摩擦与震颤：对刚平息的学潮的沉思；对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痛惜；对物价上涨的苦恼；还有在机构改革中的“不安全感”和承包后的一道道难题……中国的农村正在承受着多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阵痛”，而中国的工业则始终在负重“爬坡”。

这一年，大陆民众的心情是欢愉与困惑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个过去隐秘的内心世界，现在都在生活的洋面上“曝光”：人们开始议论一切，评判一切，甚至在遇到不顺心事儿的时候便放声“骂娘”。《亚洲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每一次成功都会使人抱更大的期望，每一次失败都会助长民众中越来越严重的不满情绪。”

北京《经济日报》作了上面的描述，并写道：

尽管政治生活出现过一些波澜，

尽管经济领域遇到了无数困难，

尽管还有无数的“尽管”……

但是，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大陆，改革一直是人们行进中的主旋律！

中共“十三大”的召开，大陆改革开放的风吹得